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

Marcel Proust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追忆逝水年华

(精华本)

沈志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柳鸣九 主编

Marcel Proust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追忆逝水年华

(精华本)

沈志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忆逝水年华(精华本)(法)普鲁斯特(Proust, M.)著;沈志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5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ISBN 978-7-5327-5660-5

I. ①追… II. ①普…②沈…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4768号

Marcel Proust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追忆逝水年华(精华本) [法]普鲁斯特 著 沈志明 译
责任编辑/冯涛 装帧设计/王小阳 安琪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7.75 插页 2 字数 408,000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册

ISBN 978-7-5327-5660-5/1·3328

定价: 4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602918

.....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轮廓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总序——

.....

柳鸣九

时至今日，二十世纪已经落幕十年，对于法国这样一个世界文学版图中堪称数一数二大国的世纪文学，早已很有必要进行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梳理与译介，我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惨淡经营多年，总算做成了F·20丛书七十种。这套书出版后，深得读书界、文化界的重视与喜爱，特别得到了文学创作界的青睐，近年来，国内就有多位著名作家曾向我垂询此套书的“下落”，听说，还有不少法兰西文学之友为了搜全这套绝版书而不惜花高价去淘书……所有这些似乎表明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需求。

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卓越的文学品味与巨大的社会文化积累热情，决定在F·20丛书的基础上，推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值此“译丛”问世之际，兹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轮廓与发展，提供一个简要的勾画与说明，权作为“译丛”的总序。

首先是关于开篇问题。文学史上的“开篇”绝不可能是指最初的一些时辰或最初几个年月，它往往以数年计、十年计，其实就是指文学的初期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开篇

与前几个世纪文学的开篇颇不一样，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每个世纪文学的开篇基本上都是一元的，甚至在整个一个世纪，都是由一元化的文学居绝对优势地位，如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文学，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十八世纪的启蒙文学，而十九世纪也是由浪漫主义占有了几乎半个世纪的优势。二十世纪文学不同，从其初期开始，就显示出了多元化的格局：之一，现实主义——自然挟十九世纪后期强大的声势，到这个世纪强盛不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过，就推出了震撼世界的名著，巴比塞的《火线》；之二，人文主义传统在法国本就根深蒂固，进入二十世纪就长出了纪德这一具有强旺生命力的参天大树，而罗曼·罗兰则实际上以其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为法国文学赢得了较早的一份诺贝尔奖的荣耀；之三，现代主义的新潮继象征主义诗歌之后，也发展提升到了新的层面与新的阶段，阿波利奈尔与克洛岱尔都是显赫的弄潮人物。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最初的十年期间，构成了真正百花齐放的盛况，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多源头、多元化的发展定下基本格局。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进入二三十年代，在多元化开局的基础上，开始呈现出了全面的繁荣。其中最令人瞩目的重大文学现象就是小说中心理现实主义质的大发展与心理现代主义的登台展现，前者的重量级的代表人物是莫里亚克，后者辉煌的创业者是普鲁斯特，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划时代意义，构成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第一流的实绩成就，早已获得广泛的世界声誉。而在他们之后，继续沿着心理现代主义道路探索前行的，又有娜塔丽·萨洛特，前呼后应，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脉络，而萨洛特又由于其长期以来心理小说实验的新潮性而到二战之后又被

划入了“新小说派”的行列。

自二三十年代起，从人文主义传统中，继纪德、罗曼·罗兰之后，又陆续不断涌出一批杰出的传承者，虽然他们都基本上散发出传统人文精神的气息，但在二十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却各有不同的观察、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思考，并以出色的文学创作丰富了这种久远但生命力极为强旺的精神：有的咀嚼古老经典的历史文化并有全新的体验与创见，如尤瑟纳尔；有的以新人文学者的辨析态度审视人生，如莫洛亚，有的在二十世纪人类大大开拓了空间活动的时代，抒写那种空前的“凌绝顶”的新感受，如圣爱克苏贝里；有的在宗教意识形态的框架里，对灵魂与信仰进行了有心理深度的思索，如贝尔纳诺斯；有的在田园牧歌的旧瓶中，装进了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超前性的“新酒”，如吉奥诺；有的承继了卢梭主义并将“绿色崇拜”发展到了极致，如巴赞；有的对二十世纪人常有的那文化上的“双重从属”、“双重依恋”、“双重游离”有了复杂表述，如特洛亚，……等等。当然，这些作家各自身上的亮点，往往并不止一个，不止一方面，他们前者呼，后者应，从世纪之初到世纪之末络绎不绝，颇成声势，他们都享用着人类文化天空中这一股长存的人文浩气，有力而优美地搏动着这一股浩气，而他们所采取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方法又往往是古典而雅致的，因此，他们所开阔的一大片文学天空，在法国二十世纪也许算得上是较为清新、健康、纯净的天空。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要算是声势浩大、旗帜鲜明的一股潮流了，这个世纪的自然主义文学虽然没有左拉式的大家与《卢贡-马卡尔家族》式的巨著，但有龚古尔学院这样

一个长存的组织与龚古尔文学奖这样一个持久的机制，这个组织像是把信众聚集在一起的教堂，这个机制像永远飘扬的一面旗帜，它们激励着自然主义倾向的文学不断发展并保持它在当代法国文学中的强势的存在，从上个世纪初直到今天，每年一度的龚古尔文学奖的颁布一直是文学界的盛事，因此，法国二十世纪凡具有写实倾向的小说佳作，几乎很少不出自龚古尔文学奖，甚至有不止一个倾向颇不相同的作家也曾被列入它的行列，如普鲁斯特与马尔罗，颇显其宽容性，但不可否认，写实的艺术风格仍是这一类文学最基本的特征，而时至今日，从这一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佳作名著的数量已经不胜枚举，不断有文学新秀输入其新鲜血液。“译丛”中将涉及的只是一小部分代表作而已，这反映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一直是法国文学中信众最多、参与者最多的文学潮流，因为，人们对文学更为普遍的期待毕竟是认识世界、认识生活与认识人性，而且径直摹写现实也是文学中相对便捷的一条道路。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与社会政治关系紧密的是抵抗文学与左翼文学。在三十年代后期，随着法西斯势力在欧洲兴起，法国就产生了反法西斯文学，马尔罗的名作《希望》就是一例，到了四十年代，法国被德国纳粹占领，更产生了抵抗文学。从十九世纪后期普法战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人在实战中都是一败涂地，面对敌人从来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倒是在文学中，却从不缺乏民族抵抗，这就是反映二战题材的抵抗文学，其中有些佳作在战后问世后，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或其他文学奖，如居尔蒂斯、加斯卡尔、梅尔勒莱的作品，构成法国文学的一大实绩，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同类文学相比，要算成就较为突出了。由于

从事这类作品写作的作家有些是共产党员作家或左倾作家，如阿拉贡、特丽奥莱，有的本来置身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潮流中，如居尔蒂斯，有的是并非以文学为终身事业的，如创作了抵抗文学经典名著《海的沉默》的维尔高尔，因而，抵抗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类别，在作家队伍的构成上，往往与其他类别存在着较多的重叠。

左翼文学是直接与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连，甚至具有某种程度同一性的文学，特别在二战后，这种文学依托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背景，曾经显得声势特别浩大，它拥有自己的作家队伍，拥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纲领与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一时颇具强大的号召力，除了像阿拉贡这样的耆宿外，原有的文学领域中亦不乏有才之士加入法共，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强制束缚，这股潮流中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的大量文学作品，能经受时间考验具有艺术生命力的，至今已寥寥无几，作为这股文学潮流的中流砥柱的阿拉贡得到公认的一部作品竟是他后期转向，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圣周风雨录》，而党内的路线斗争又伤害了一些有才能有个性的作家，如罗歇·瓦扬与杜拉斯都曾受到开除出党的处分。及至五六十年代，由于前苏联一连串对东欧的干涉入侵，法共在国内的声望锐降，大批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左翼文学到七八十年代已经是销声匿迹了，最后只成为了法国文学史上最显赫一时，但却没有多少文学实业值得回味的一种文学。

从二三十年代到四五十年代，马尔罗、萨特、加缪的相继出现与成功，是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头等大事，构成了当代法兰西精神文化的辉煌，他们每一个人都具有非凡的个性魅力与厚重的文学

业绩。马尔罗从个人冒险家到传奇的反法西斯英雄再到享誉世界的政治家，以他革命题材的小说与卷帙浩繁的艺术史论著而令举世瞩目，萨特从一个书斋思想者到介入文学的作家到社会斗士，以其思想深刻的论著与介入文学的作品而拥有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了一代宗师，加缪从来既是一个严肃的思想者，也是一个长期从事过社会实践、具有坚苦卓绝品格的斗士，以其深刻大气具有悲怆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上升到了世界文学的顶峰。

法国当代文学中这三个巨人，虽然各有不同的特色与风采，但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把哲理带给了文学，或者说用文学艺术的经典形式表述了深邃而有亲和力的哲理。这是法国文化人的崇尚与强项，是法国文学传统中一个闪光的高峰，而这三个哲人之所以在全世界范围里具有如此大、如此深远的影响，则是因为他们都紧紧把握着人类的状况、人类的存在条件、人类面对的挑战这样一系列带普遍性与根本性的问题，在哲理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各自提出了富有启迪与召唤意义的宣示，即马尔罗的越超论，萨特的自我选择论与加缪的反抗荒诞论，对于千千万万有文化教养、爱思索的人群来说，都是一道道精神灵光。就这三个巨人的共同特点而言，似乎他们共同组成“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伟大哲人”的一章就可以了，但他们各自的内容丰富，业绩厚重，足以分别构成整整三章，人们难以想象，如果缺了这三章，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曾引起了全世界热烈的关注、研究与探讨的另一大片新奇风光，是小说艺术中的新实验，即通称的“新小说”。它基本上是二战后五十年代发轫流行的文学现象，但经常也把

早在三十年代即已进行此种新实验的娜塔丽·萨洛特也算上，在六七十年代声势正隆，其主要的作家罗伯-葛利叶、布托、娜塔丽·萨洛特与克洛德·西蒙均有不俗的创作业绩，到八十年代，其势头渐弱，但二三十年的流行时期，对于这个流派来说就足够在世界范围里造成声势、奠定地位了。由于这个流派在小说的叙述方式、叙述结构上、在对人隐秘心理活动的描写方式上，都对传统的小说艺术有了极大的突破与超越，似乎在二十世纪文学仍以书本与语言文字为传达工具的条件下，一切前卫的小说形式都已经运用到了极致的程度，很少再留下了超前运作的空间，加以，这个小说流派的主要作家，几乎都无一不有相当数量的理论文字，对小说艺术的新实验作出了深入的阐述，因此，整个这个流派也就成为欧美文艺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并且以它为基础平台之一，操演起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体系。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克洛德·西蒙，标志着国际上对这个文学流派的认同与“盖棺定论”，也标志着作为一个流派的“善始善终”、“功德圆满”，当然，它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所留下的辙痕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是在一个句号之后，仍将有零星的后继者走这条道路，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索莱斯的《女人们》（1983）就是一例。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最后一个具有流派意义的重大文学现象，在我看来，就是新寓言派，早在八十年代末，我个人就曾明确预测，“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法国文学不会再有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流派了，本世纪的文学将以新寓言派作结”。当然，这里所说的“流派”，只不过是指某种创作倾向的相似或相近，由于时代条件不同，二十世纪文学中愈来愈不再存在过去那种具有“结社”性质的流

派，而新寓言派只不过是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现的一批创作倾向有相似之处的作家而已，其中，最为出色、最为著名的有米歇尔·图尔尼埃、勒·克莱齐奥与莫狄亚诺等，而说他们有相似处，就是因为他们都力图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某种哲理寓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都是在为自己精彩而凝练的哲理找到最贴切、最恰当的现实生活形态与艺术表现方式，他们之所以在法国上个世纪的文学中光辉四射，就在于他们以语言的艺术达到了上述两个方面完美的结合，既在思想上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强烈启迪，又在艺术上提供给人以经典文学的美感，如果说新寓言派的作家与马尔罗、萨特、加缪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上述三位哲人都致力于表述各自独特的中心哲理并力图围绕这个中心建立自己的论说体系，而新寓言派作家则是致力于表现各自色彩纷呈的生活智慧与独特寓意。但不论怎样，新寓言派也再一次证明，在法国文学里一直存在一种永恒的动力，那就是对思想内涵，对隽永哲理，对精神力量的执着追求。

法兰西是一个崇尚个性自由的民族，法国文学遵奉的最高准则是追求创作个性的自由。由此，世界上大多数新的思潮流派、新的艺术风格往往都发源于斯。法国文学领域从来都是各种风格纷竞自由的天地，尤其到了更适于个性化发展的二十世纪，更是如此。因此，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中，卓尔不群、独来独往的才人比比皆是，对于文学史而言，虽然总有分门别类、归纳概括的需要，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难以归类的作家为数实在很多，他们之所以难以归类就在于他们创作个性的独特与张扬，而这，倒又成为了他们的共同点，特别是他们都把自我个性，自我精神，自我状态张扬而毫无顾虑地升华为文学这样一个特色，从拉迪盖、塞利纳、柯莱特，到让·热内、杜拉斯、萨冈，哪一位的作品中没有一个是极为张扬的

大写特写的“我”字？这倒使我们有可能在这里姑且把他们统称为“自我个性张扬的才人”。

文学史上的任何归纳都是相对的，由于作家作品都很复杂，具有多种成分与多元基因，往往也就有不止一重从属性，我以上所作的一些粗略的概括归纳、分门别类，仅仅是为了给读者提供参考，便于他们进行梳理与研究。

2010年4月

普鲁斯特传奇

柳鸣九

在文学史上，很少见到有一部伟大名著的命运，像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这样具有戏剧性的变化：

当作者于1912年将这部长篇小说的书稿，呈献在法兰西文坛面前的时候，没有任何出版社愿意接受，主宰着文学舆论的《新法兰西评论》也拒绝了它，而其主编正是当时的文坛泰斗纪德。已经40岁出头的作者只好次年自费出版了长篇的第一卷。但事隔若干年后，法国权威的文学史家与批评家安德烈·莫洛亚在总结本世纪前期的法国文学时，却这样指出：“对于1900年至1950年这一历史时期来说，没有比《追忆逝水年华》更值得纪念的小说巨著了。”^①时至80年代末，法国竟有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这部长篇，普鲁斯特仅以此作就被视为20世纪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批评界有人甚至认为，后普鲁斯特时代至今尚未来到。

如果认为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还没有走出普鲁斯特所投射的身影，那显然是夸大其词，但如果说普鲁斯特在小说艺术中发明了一些新的东西，那确实并不言之过分，正是这些新的东西使习惯于传统文学趣味的人最初对它采取了摈拒的态度，而且，它正因为愈是崭新，才愈是被拒绝得彻底。这是新东西经常碰到的遭遇，要知道，种牛痘的技术与抗疟疾的金鸡纳霜到18世纪在法国还遭受过诅咒。

它的确是一本令人不太习惯的作品，如果怀着阅读传统文学作品的惯性，想在其中看到引人入胜、环环紧扣的情节，完整集中而带有戏剧性的故事，贯彻始终并作为作品中心的主人公形象，那肯定会大失所望。这一部分为七大卷、巴黎七星丛书本有密密麻麻3000多页、译成中文约有300多万字的长篇，所写的似乎只是作者一生中所亲身经历的、或所见所闻的日常生活，这里没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带深刻社会意义的生活场景，没有典型的人物性格，似乎只有一堆堆表层的生活现象与身边琐事。如果要从这几百万字的篇幅中找几束比较集中的生活内容的话，那就有叙述者“我”的童年生活、两个邻居斯万家与盖芒特家的家事以及“我”的爱情经历。这样一部作品居然被世人公认为长篇小说！而且是“杰出的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巨著的主题究竟是什么？主要角色是谁？对这两个问题，批评家都答曰：“是时间。”没有看过这部作品的人一定会感到难以理解，这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实际情况的确如此。作者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这样说：“时间的观念今天是如此强有力地压在我的心头”，“我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的印章打在这部作品上”^①，他给作品取了这样一个富有哲学意义的标题：《追忆逝水年华》，就准确无误地概括与标明了整部作品的目的、主旨与内涵。只要他果真达到了这个标题的要求，那他显然是对冥冥时序进行了一次勇气非凡的挑战，他在文艺创作中赋予自己这样一项使命，无疑也是一次前无古人的创举。

① 安·莫洛亚：《〈追忆逝水年华〉序》，《追忆逝水年华》，第1卷第7页，Pléiade版。

② 安·莫洛亚：《从普鲁斯特到加缪》，第33页，Académique Perrin版。

人类可以征服空间，以物质的形式在空间里占据自己几乎永不磨灭的位置，金字塔、长城、纪念碑、陵墓、庙宇、雕像都是这种征服的标记。然而，时光流逝，如烟消云散，人如何才能征服那一去不复返的时序，把转瞬即逝的时间凝固为具体的形式而与世长存？固然，人可以求助于史书与回忆录，但这两种形式的征服显然带有极大的局限性。史书以简约的记载概括一个个历史时期丰富复杂的真相，不可避免地要剥除其全部的血肉，而且，哪一个史家能见证先于他的那些时光中活生生的历史情景？而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过理性思维筛选、归纳与概括的产物，它分门别类，条理清楚，固然能反映历史真实的若干概貌与细节，但当时大量细微的感情内容必然遗散在“门类”、“条理”之外，而且，它们早已随着消逝而去的时光隐没了，正像普鲁斯特所描写的那样，它们“太遥远、太模糊，我只能勉强看到一点朦胧两可的映象，其中混杂着一些变幻不定的色彩所形成的难以捉摸的旋流”^①，有谁能够把它们找寻回来？用什么法子？历史上有哪一个回忆录的作者做到了这点，使自己所经历过的那些时光以其原有的全部丰富的感情而复活呢？所有这些疑问都清楚地表明，人要征服时间、捕捉时间之难，这就是普鲁斯特所面临的一个人生的、哲学的难题，而在他看来，这种征服与捕捉只有通过艺术的途径才能实现：“除非用艺术这一永恒的形式，任何事物都不能真正被固定下来并为人所了解。”^②既然这个难题是客观存在并具有普遍的意义，那么，普鲁斯特首先发现了它，具体感受了它，并决意要通过艺术的途径去加以解决，这就要

① 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第1卷第46页，Pléiade版。

② 安·莫洛亚：《从普鲁斯特到加缪》，第32页。

算是他带给人们的一个新观念、新意向了。

1901年，开始写作《追忆逝水年华》的普鲁斯特，已是一个精于文艺、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巴黎上流社会里的雅士，当他打定主意要创作自己的鸿篇巨制时，他一定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他所面临的文化传统与文学环境。既成的道路与已有的典范似乎是应有尽有，仅以19世纪而言，就已经有了斯丹达尔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人物塑造、梅里美的精巧技艺、巴尔扎克宏大的社会生活图景、雨果的磅礴气势与浪漫主义激情、左拉的科学描写方法……如何能在这样一个领域里树立起自己的纪念碑？普鲁斯特的结论是另辟一条道路。虽然他缺乏斯丹达尔那种在激烈阶级斗争中大起大落的遭遇，巴尔扎克那种丰富而充满了挫折与困顿的人生阅历，他不拥有蕴藏量丰富的社会历史的“矿脉”可供开采，而只有他作为一个富家子弟那点安逸舒适、优哉游哉的生活与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见识，只有这一个涓涓细流的泉源可以汲取，但他对此并不缺乏信心，因为在他看来，“作品采用什么题材，并不能决定天才的形成。天才能使任何题材添色增辉。”^①他将根据自己的条件，发挥自己的优势，谱写自己的传奇。

以某种文艺观看来，普鲁斯特此举实属冒险，他竟然要在这贫瘠的矿脉上开拓出一个富矿，而且，他还是一个身罹顽疾的病人。从10岁左右起，他就患上了敏感性的哮喘病，而且，疾病不断恶化，到35岁的时候，已经变得相当严重，他经常遭受哮喘与失眠的折磨，已不能像健康人那样正常地生活：他杜绝了社交活动，像隐

^① 安·莫洛亚：《〈追忆逝水年华〉序》，《追忆逝水年华》，第1卷第7页。

士一样深居简出，为了避免声音的干扰，他请人将卧室的墙壁全部加上软木贴面，为了避免植物气味对哮喘的刺激，他房间的窗户从不打开。正是在这传奇般的室内环境里，他传奇般地进行了文学创作，花费了21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整个长篇，最后取得了传奇般的成功，至今，任何一种观点的批评家都没有人不承认他这部长篇是一个奇迹。

他具有什么样的条件能谱写出如此的人生传奇？

首先，是他异常敏感的禀能，这种禀能甚至灵敏到了病态的程度，这使他对生活中哪怕是最细小不过、最微不足道、最容易被别人忽略的东西，都有丰富、细腻、深层的感受，正如我们在他的长篇中所见到的，不仅家庭生活、人际关系中最微妙的意味都在他灵感感应的范围之内，而且，诸如室内外气温的细小差别、市场上的尘埃、一抹夕阳的变化、一句乐曲的某几个音符，也都能引起他敏锐的感受，而感受一旦产生，往往又发生原子核分裂式的变化，或者由一种感受通向其他种感受，形成了丰富的通感，或者，最初的感受由对象中心而扩充到悠远玄妙的境界，就像一块石子在池塘里激起的波纹，一圈又一圈，不见平息。内心中既有如此丰富、层出不穷、细致深入的感性内容，普鲁斯特也就拥有了自己取之不尽的矿脉，虽然他不拥有巴尔扎克、斯丹达那样的社会历史的富矿。

其次，普鲁斯特如果不是法国作家中最学者化的一人，也是少数智力高超、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他有广博的学识与精深的文化修养，不仅长于哲学、文学、绘画、音乐，而且对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建筑学也多有涉猎，这种高度的文化素养造就了他异常宽广而充实的精神世界，这又变成了使他受益无